

◇ 献礼建党一百周年

红色吕梁

(词四首)

□ 苏青

编者按:中国科学技术馆党委书记苏青,近期走进吕梁老区,参观红色景点,重温红色记忆,深受教育,颇多感触,遂填词四首,表达对革命老区的敬仰之情和对革命先辈的深切缅怀。

本刊全文刊出,以饕读者。

临仙仙·谒毛主席东渡黄河纪念碑

黄河东渡新程迈,挥戈踏浪从容。三晋燕赵猎旗红,挺驻西柏搏苍龙。

解放全国揭序幕,太行饮马弯弓。翻身民众郁葱茏,雄鸡一唱亮长空。

西江月·谒中央后委驻临县历史陈列室

后委中央驻临,筹粮筹款征兵。全国革命大本营,保障军需若定。

民众支前踊跃,同心协力争赢。激水河畔水鱼情,择帜高歌前进。

一丛花·赞临县前青塘村

青塘美景赛天堂。千亩苇林扬。王家大院名庄落,古戏台、韵唱悠长。百载教堂,慈心润化,海眼水流汪。

当年鏖战奉衷肠,后委驻医防。如今致富脱贫帽,振乡村、邻睦安康。激水河畔,晋西名产,户户棕飘香。

临江仙·悼黑茶山“四八”遇难烈士

山城浓雾迷轨道,银鹰折翼林摧。陕甘边镇泪纷飞,冷风凄雨暮云垂。

陨落英魂寒夏佑,彩虹寰宇彰辉。黑茶山耸耀丰碑,烈贤遗志刻心扉。

今年正月去姑姑家,带回一盆蟹爪兰,顺手摆放在办公室的窗台上。细细打量了一番,花盆用的是普通的黄土,花长得不错,花盆边有一株嫩芽的小草。花盆是花的专属天地,长草不合适吧?我动意拔除它,又迟疑了,看着小小的鲜嫩的幼苗,不失活泼可爱,特别是联想到对生命的尊重,心生怜悯,就留存了下来。

不曾想,几个月来,随着蟹爪兰蓬勃的长势,小草也在不甘示弱地成长,长了、高了、更加可爱了。花草同一盆,各自有风采,观之思之别有一番情趣。

对于养花,我是外行,知之甚少,全然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我冥冥中感觉到自己还是个有花缘的人。在大办公室三年当中,遇到前主任走时放置下的一盆“铁树”,花起初有三尺左右高,蔫不拉几,枝叶打不起精神来。我坚持用剩下的茶水浇花,把茶渣倒在花盆里,花越长越气势,最让人心花怒放的是2018年夏季盛开了浓香的白花,足足有十多支,持续开了两个月。花繁洁白、花枝飒爽,花香袭人、华韵娇贵,整个楼道里充满了它的香味,引来

庄子写道逍遥,开篇就讲故事,自己甘愿《齐谐》讲、借商汤讲,并让寒蝉、小鸟等等发声,让他们登上舞台,表达各自的逍遥。

现在,轮到 he 总结陈词了。他说,我讲故事、打比方,就是想以上这些逍遥都是有条件的、有范围的、有依托的、相对的。就好像人一样,根据格局的大小、眼界的深浅、能力的强弱,分为各种类型、各种层次。从小大到,分别可以胜任职位、做最优秀的人、辅佐君王、统治国家。

这四种人,自己看自己,非常满足和自豪。就好像上面提到的寒蝉、小斑鸠、雨后的蘑菇、夏天的小飞虫、池塘边的小麻雀等等一样,都是那样自得。在他们各自来看,自己的境界才是逍遥的,其它的都是可笑和局促的。

然而,这些在宋荣子看来,都是可笑的,觉得他们和小虫一样,哪算个什么呀,值得那般自得。

宋荣子为什么笑话他们呢?因为,他的境界更为高妙。他独立于世,能够明了理想和现实、内心世界和物质世界之间的分别,面对荣辱,处之泰然,没有一点影响。

他的境界,即便是全天下的人都夸奖他、赞美他,他也无所谓,不会因为这个便更加表现一下;即便是全天下的人都否定他、取笑他、侮辱他,他也无所谓,不会因为这个而稍微更改自己的行为意识。

他的程度这样高妙了,但是,他仍然感到有做得不到的地方,还在想,怎么样能够再更上一层楼。就好像是修炼《大龙象般若功》,最高境界是第九重,宋荣子这是第七重。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他知道,有人练到了第八重。第八重,是什么境界?列御寇的境界!

列御寇可以乘风飞行!当然我们现在坐飞机,也可以飞。但是列御寇什么都不用,只要借点风,就可以飞,飞在空中,凉风迎面,一望无际,随心所欲,想去哪里都可以。而且,他可以这样整整飞行半个月,才需要休息一下。这都可以绕地球一大圈了。

◇ 读万卷书

逍遥游·无我

□ 李牧

但是列御寇并没有因此而得意。因为他虽然可以飞,但若没风,也是毫无办法。就好像大鹏,借扶摇之力,才能直上九万里。若无风借力,也是一筹莫展。

那么,逍遥游最高境界是啥呢?《大龙象般若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

为了说明这一点,庄子请出了三位世外高人肩吾、连叔、接舆,他们是好朋友,常在一起喝酒聊天。这一天,肩吾对连叔抱怨说,咱们那个朋友接舆,说起话来没边没沿,夸大得不得了,牛皮吹得能把天捅个窟窿,净讲些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事情。

西播下了抗日的革命火种,是一次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战略行动,奏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奋起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斗序曲,可歌可泣,期间的故事很多。但是,编导采用民间野史与个人化经验的叙事策略,从一个“小切口”切入宏大叙事,选取村民武大爷两口与红军的一场小误会,来反映红军东征的精神,以小见大,接地气,通人气,扬正气,感染人。的确,这是这部小戏编导的独到之处。

二是以曲动人。明人傅山曾给民间戏台撰联曰:“曲是曲也,曲尽人情,愈曲愈折;戏岂戏乎,戏推物理,越戏越真。”他一语道出了戏曲的重要特点:愈曲愈好,越戏越真。这部小戏不是平铺直叙阎锡山怎么造谣中伤,红军怎么宣传革命真理,而是通过武大爷、武大娘的偷偷窥探,运用他们的视角,去反映他们的担心害怕、急火如焚、怒不可遏,后悔难过,开怀大笑,曲曲折折,小误会引出大真情,能够在较短的十几分钟内,一波三折,充满了戏剧性、真实性,达到了“以曲动人”的艺术效果,使这部小戏充满了应有的艺术张力。

三是以虚写实,或者叫以侧面写正面。编导深悟小戏的特点,篇幅小,剧情短,人物少,但它还必须要有故事性和戏剧性,而且要感染人,打动人心。所以,该剧没有正面去反映红军如何进村,如何在观音庙里接生等等,而是通过武大爷两口在窑顶偷偷窥探时对话的情感变化,来侧面反映红军进村的大场面,通过武大爷两口与红军女战士在观音庙外的矛盾冲突,来虚写红军医疗队给他儿媳难产接生的场面。这种不是从正面主攻的侧面描写,很是高明,达到了以虚写实的目的,使这部小戏更具感染力,更具艺术魅力。

四是以情说理。我们知道,这类戏很容易写成过场戏、说教戏,但是,该戏的编导没有去反映红军如何贴大字报、出黑板报、上街表演节目,如何为老百姓办实事,如何宣传教育群众,而是以情感人、以情动人,以情化人,通过武大爷前后对红军的情感变化,与红军女战士的矛盾冲突,从担心恐惧到勃然大怒,从勃然大怒到后悔莫及,从后悔莫及到开怀大笑,艺术地呈现出了“红军东征是来传播革命真理,发展壮大咱穷人队伍的;红军东征是来打反动军阀网、斗土豪恶霸,解救咱受苦受难的老百姓的”。艺术地呈现出了老百姓从内心深处认为红军“惩恶驱邪除残暴,救苦救难送

◇ 人间味道

草在花盆也可爱

□ 雒晓利

花盆里的草就这样一留再留,留下来便快速成长着。许是办公室里的环境中适合它生长,许是草的对环境的适应性强,长势很是喜人。更多地,我在想:这株草非同一般,它有感恩之心,它对来之不易的机会倍加珍惜,分明是在用长的方式和我对它交流,它呼呼地长了起来,甚至有疯长的姿态。只见她,主秆超过了蟹爪兰,枝叶成絮状下垂着,颇有与花相媲美的样子,至少是在努力地与花匹配,尽量避免因为它的存在而影响了花的美丽,《小草》那首歌就是它生存状态的深情展示。

一次,有朋友来访,细心的他看到花盆里长着草。“给你拔了吧,花盆里长着草,碍

事呢!”我急忙制止,“可不能,我把他当灵芝草养着呢,专门留的。”朋友纳闷不解,“哎呀呀,真是怪事,明明是毛毛草,怎么能看成灵芝草”,我说了我养草的理由,朋友哈哈大笑,说是开了眼界,长了见识,若有所悟,不虚此行。两人围绕草深谈了一番,彼此尽兴开心。

这次叙谈,让我对花盆里的草的认识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每天的面对中,总会时不时盯着看它几秒,越看越觉得亲切。我希望它能与花一样快乐成长。介于眼下花盆小,影响了它们成长,计划再过两个月,专门请给我移栽过铁树的好友进行移栽,当然是原状移栽,让一花一草的成长空间更大些,环境更舒适些。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这两句话普识度极高,我套用作“一花一世界,一草一菩提”,这是一种极为个性的感受,也是真切的心境。

有时我设想,假如有一天这株草枯萎了,我会心情非常失落,或许也会学林黛玉《葬花吟》,写一篇《葬草吟》,表达一段特别的情绪历程。

他们的境界意念,高邀难测。就是身上掉下来的毛发污垢,随便捏一捏、搞一搞,附在人身上,都可以令人达到尧舜的境界。他们已经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随心所欲,毫无约束。

在他们眼中,世间的事,外在的“物”,算是什么呢?这些东西对他们没有一丁点的用。所谓“物”,就是外在的一切,功名、天下、财富、权势、胜负、生命等等。

拘泥于“物”,就不会逍遥游。固然,在“物”中,也有“逍遥”,但这些都是虚幻的逍遥、有限的逍遥、微小的逍遥。只要拘泥于“物”中任何一样,就会被这样东西所束缚、所拘禁、所控制,它带来的逍遥,与真正的逍遥,隔着无数个九万里。

列御寇可以飞十五天,已令人赞叹羡慕,但他离不开风的控制。现在,接舆告诉我们,藐姑射山上居住的人,随心所欲,自由遨游于宇宙,与宇宙融为一体,于“物”无所求,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逍遥游了。

接舆道明了逍遥的最高境界。就是可以顺应自然的变化,可以与自然、与世界融为一体,不拘泥于所谓属于自己的“物”。自己就是世界,世界就是自己。如同一滴水融入大海,一粒尘融入虚空,一丝风融入扶摇。

这样的话,即便是遨游宇宙,又会有什么阻碍呢!

至此,逍遥游的秘诀“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精义就一个,“无我”而已。无我,则万物为我,我为万物。万物之中,任我逍遥。

福音”“秋毫无犯走天下,关爱百姓铲不平”的真情实感与精神记忆,使这部小戏既达到了讴歌党、讴歌红军、讴歌人民的艺术效果,而且更具有人性的维度、历史人文的宽度和文化精神的高度。

五是以俗化境。这部小戏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充满了浓郁的民俗文化特征和地方文化特色。三弦弹唱、孝义木偶戏、皮腔碗碗腔、扭秧歌等等,都是吕梁市以及孝义市的国家级和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这部小戏能够把这些具有浓郁地方民俗文化特色的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习俗,巧妙地进行舞台艺术映像,通过对这些民间化、风俗化舞台表达手段的综合运用,特别是剧作最后“军民同扭秧歌”的大欢乐场面,艺术地升华了“红军娃,一声啼叫拔疑云,众百姓,打开家门迎亲人”的舞台效果,艺术地深化了“军民鱼水情更深”“饮水思源唱党恩”的主题思想和精神厚度,具有一种“以俗化境”的戏曲审美风格。

孝义木偶小戏《红军娃》的剧作编导、音乐设计、木偶形象的设计制作和舞台表演,都是比较成功的,都是艺术家们集体创作和共同劳动的艺术结晶。这部戏也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尽管是小戏,但是也不能脱离戏剧的根本:第一是人,戏剧必须以塑造人物形象为本,要以人为本,在典型的环境中,去表现人物特定的情感,表现人物之间特定的矛盾和冲突,去塑造人物形象,写出时代的真实和人性的真实;第二是情,艺术的真谛就是以情感人、以情动人。戏剧哪怕表现思辨性哲理性的内容,也必须诉诸于人的情感。小戏虽短,也必须如此,因为舞台上的说教和宣讲,不管词语如何华丽和深刻,都是无法打动观众的;第三是诗意,别林斯基说,戏剧是艺术王冠上最璀璨的明珠,而明珠的光芒,正在于其艺术的诗意。戏剧的诗意,应该是在整体叙事的逻辑真实、情境真实、细节真实与人性真实,共同生成的艺术情境中自然而然地孕育生成、浑然呈现的;第四是整体性,小戏虽小,但是,也要靠完整、统一、和谐、一致的总体面貌,来实现其艺术目的和艺术效果,因此,必须尊重戏剧创作的艺术规律,实现主题与思想、内容与形式的有机构成与有效融合。讲好红色故事,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山西故事,讲好吕梁故事,同样需要继承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文化,更要立足本土,抓住本来,吸纳外来,创造未来。

事呢!”我急忙制止,“可不能,我把他当灵芝草养着呢,专门留的。”朋友纳闷不解,“哎呀呀,真是怪事,明明是毛毛草,怎么能看成灵芝草”,我说了我养草的理由,朋友哈哈大笑,说是开了眼界,长了见识,若有所悟,不虚此行。两人围绕草深谈了一番,彼此尽兴开心。

这次叙谈,让我对花盆里的草的认识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每天的面对中,总会时不时盯着看它几秒,越看越觉得亲切。我希望它能与花一样快乐成长。介于眼下花盆小,影响了它们成长,计划再过两个月,专门请给我移栽过铁树的好友进行移栽,当然是原状移栽,让一花一草的成长空间更大些,环境更舒适些。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这两句话普识度极高,我套用作“一花一世界,一草一菩提”,这是一种极为个性的感受,也是真切的心境。

有时我设想,假如有一天这株草枯萎了,我会心情非常失落,或许也会学林黛玉《葬花吟》,写一篇《葬草吟》,表达一段特别的情绪历程。

他们的境界意念,高邀难测。就是身上掉下来的毛发污垢,随便捏一捏、搞一搞,附在人身上,都可以令人达到尧舜的境界。他们已经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随心所欲,毫无约束。

在他们眼中,世间的事,外在的“物”,算是什么呢?这些东西对他们没有一丁点的用。所谓“物”,就是外在的一切,功名、天下、财富、权势、胜负、生命等等。

拘泥于“物”,就不会逍遥游。固然,在“物”中,也有“逍遥”,但这些都是虚幻的逍遥、有限的逍遥、微小的逍遥。只要拘泥于“物”中任何一样,就会被这样东西所束缚、所拘禁、所控制,它带来的逍遥,与真正的逍遥,隔着无数个九万里。

列御寇可以飞十五天,已令人赞叹羡慕,但他离不开风的控制。现在,接舆告诉我们,藐姑射山上居住的人,随心所欲,自由遨游于宇宙,与宇宙融为一体,于“物”无所求,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逍遥游了。

接舆道明了逍遥的最高境界。就是可以顺应自然的变化,可以与自然、与世界融为一体,不拘泥于所谓属于自己的“物”。自己就是世界,世界就是自己。如同一滴水融入大海,一粒尘融入虚空,一丝风融入扶摇。

这样的话,即便是遨游宇宙,又会有什么阻碍呢!

至此,逍遥游的秘诀“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精义就一个,“无我”而已。无我,则万物为我,我为万物。万物之中,任我逍遥。

很长时间没有看纸质书了——手机的碎片文化及电子书是我全部的阅读,直到听说李心丽的长篇小说《命运的魔方》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一时间在淘宝下单。

我和李心丽是很久的朋友了。这些年,知道她一直在写。大部分时候,她的作品在什么杂志上发表了或是出了集子了,她并不告诉我,我也很少记得去问,见面的时候只是随便扯些不相干的话来说。

但是,碰到了的时候,我是会读的,比如《迷藏》比如《流年》比如《老去》。在我看来,谈心丽的作品,是相对轻松和愉快的事情,她的作品和她的人一样,温柔、平和,也隐有筋骨棱角,却不是为伤人的,只是为了表明一个温和女子内在的倔强和坚强。

因此,阅读《命运的魔方》的过程中,我恍惚有一种感觉:好像我和心丽面对面坐在一个咖啡店的僻静角落里窃窃私语。她在说,我在听,偶尔作为回应发出一个“嗯”“噢”之类模糊的声音,似乎在说“我理解,我懂得”,或者是“原来是这样啊……”

这样一种诉说与倾听的关系,是李心丽用她不急不躁的叙述语言构成的。从一个婴儿的出生开始,山村人家桑来福家的所有家庭组成人员都到齐了,这个家庭作为一个整体面世的条件具备了。

于是,承载着桑来福一家喜怒哀乐的历史车轮滚动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驶向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是像老桑家一样的千千万万个家庭在推着历史前进?还是历史这辆大车拖着拉着裹挟着老桑一家人朝前去?这是个纠缠不清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李心丽这本不算厚的长篇,其中可见时代,可见人物,是一本站在坚实大地上立得住脚的作品。

是的,可以说李心丽的笔触是细腻的,桑来福在已经有了四个女儿之后,在期待与不安中迎来自己的第五个孩子,他把贴在各地的红纸喜帖贴错了,但他将错就错了,他想:这又不会犯法。——这样一个细节,看出了桑来福的失落,也看出了他的接纳,还看出了他的善良与坚韧。可以说,只是通过这样一个细节就可以给桑来福这个人画出血像来了。

在之后的整本书中,桑来福就是以这样的性格特征立定了脚跟。而且,通过这样一个细节,李心丽也为后面的换子(女)情节埋下了伏笔。在李心丽的新书分享活动中,有的读者把桑来福的这种就想耍个儿子的愿望解读为落后时代里落后农村观念中的重男轻女。对这个观点我是不能认同的,相信作者也不是这个意思。

桑来福就是想想象有个儿子才能与自己的精神世界完全沟通吧?当然千百年来传后的观念也是有的。他的盼望落空了,他失落;但他还是去贴喜帖,表明了他对第一个女儿同他的前四个女儿一样给予了接纳;这份接纳,同时也是善良;他的将错就错,告诉人们:女儿不比儿子低一等,谁能把我怎么样?是坚韧。桑来福没有把女儿看低一等,他的女儿们在此后的岁月中也回报给他不输男儿的帮衬和加倍的女儿的贴心。

作为一本小说,这样地让人物形象立起来的细节随处可见。李心丽可以说深谙此道,运用得也是得心应手。就在她细致的铺陈之下,以桑来福一家在改善生活的道路上与父母与子女拧成一股绳般的聚合力为主线,以易子(女)而养状态影响下的一家人的情感起伏波折为辅线,展开了一幅山村百姓在人生道路上平实而令人感动的日常生活画卷。

同时,这所有的细腻的笔调,其实都落笔在一个比较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上。李心丽的这本小说,并不是如当今一些女性作者惯常所写的情感小说一样,关要一间卧室里自说自话。土地承包、计划生育、刚刚开放的市场经

三川河

58期

小满

【宋】欧阳修

夜莺啼绿柳, 皓月醒长空。
最爱垄头麦, 迎风笑落红。

◇ 书评

从心出发

——读李心丽《命运的魔方》

□ 李修梅

济……所有这些,着墨不多但是始终至终以淡淡的线条背景式地存在着。这个背景的存在,让所有的故事有了依托。

作为朋友,我总是记得她最初是写诗的,写的诗是很有灵性的,也总是记得,她当初在乡镇工作时写的那一句“没有散步的街,就在心里走走”。嗯,尽管后来她改写了小说了,但是注重“心”的这个写作特点,倒是被她一以贯之地坚持下来了。这本《命运的魔方》也不例外,是用心地写心的作品。这也是非常可贵的。

同样,作为朋友,其实我在好几年以前就知道李心丽在写一本《老桑家的行政》的书,第一眼看到《命运的魔方》这个书名的时候,我没意识到此即彼。看完整部小说,我对这两个题目在心里作了一个比较。我觉得其实还是《老桑家的行政》比现在这个题目更合适。理由如下:

“魔方”的变化,是需要有一只凌驾于其上的手的操作而发生的。而老桑家每个人的命运,其实都是自己走出来的。他们所有的劳作所有的付出,在当时都有一个心底的基石给自己压阵——这块基石的名字就是努力幸福。他们不是盲目地被操纵的。即使如桑树和梁小鱼这对被调换了的孩子的人生,他们的命运似乎是被谁操纵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换了家庭换了父母,是换了一个生存的环境,并不代表换了命运。

桑树小小时纪辍学走上打工之路,并不是老桑这个家庭环境逼着他作出这样的选择的,而是他深思熟虑义无反顾的选择,他知道自己不是读书的料;梁小鱼在矿工的家里以唯一的女儿的身份被宠爱着,也并没有因此受环境影响走到另一条路上去,反而她的方方面面还是带着基因的影响而和生身家庭的姐姐殊途同归。可以说,他们的命运都是把握在自己手中的,他们是主动者,不是被动地被操纵着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命运的魔方》这个名字,是故弄玄虚的,有很浓厚的迎合市场的味道。这与作品本身所描写的严肃认真的人生态度是格格不入的。

读《命运的魔方》,我其实很容易看出这是一本“自传”性质的书。就是说,书中的桑来福一家就是以作者自身的家庭为原型的。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使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陈述的语言比较多,而描述的语言相对就少。所以,这部小说,有些长篇散文的味道。这在写作形式多样化的今天,本来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毕竟还是以小说的面目面目,书中,桑家姐妹们在互相交谈的时候,称自己的父母为“父亲”“母亲”,而不是“爹”“妈”,这一点,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合情理。